

木之青

弹铗集

弹铗集

木之青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弹 铗 集

木之青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番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1插页 100,000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40册

ISBN 7-5360-1285-3/I·1142

定价：4.20元

目 录

剑与笔·····	1
从口吃说到官腔·····	3
闲话鼯鼠·····	6
“吃醋”杂议·····	8
善学邯郸，不失故步·····	11
从马廐效应说起·····	13
漫话休息·····	15
难得的一课·····	17
早者糟也·····	20
何须“淡淡哀愁”？·····	23
互补及其他·····	25
人间重“晚情”·····	28
勇气和良心·····	30
青年·理想·个人主义·····	32
箭下留情·····	34
彻底否定文革的联想·····	36
“左”记幽灵还在徘徊·····	38
何须弹铗怨无鱼·····	40
悔乎？嫦娥！·····	42

住房“加法”乎？“减法”乎？	44
借书的联想	50
还有余悸吗？	52
邓拓与许仙	54
“余热”与“余闲”	57
人间何药医孤独？	59
雷锋精神兮，归来！	62
谈“跳槽”	64
不要做“精神乞丐”	66
这是一把金尺子	69
有感于卢梭的忏悔	71
“人到无求格自高”对吗	74
司芬克斯之谜的启示	77
用人琐谈	79
沙威的魔影	86
爱因斯坦的两段话	88
园丁之盼	91
金子与炼金术	9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95
金牌·诺贝尔奖·粉笔	99
少年劫路的联想	101
课堂求疵录	104
浅谈美育	107
向前看与向后看	109

迎接师生关系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112
夜访.....	115
多少遐思在月中.....	119
陈君一席话.....	122
纪念碑前诗意新.....	125
在小小四合院里.....	128
偏见与无知.....	135
钟馗的气魄.....	137
娱悦身心与荡人心志.....	139
为王勃一辩.....	142
关羽过关.....	144
难得糊涂.....	146
相轻 相亲 相竞.....	149
门外谈佛.....	151
月饼的传说.....	155

剑 与 笔

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卧室里，有一尊拿破仑的塑像，塑像的剑鞘上刻着一行字：“他用剑没能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气派何等恢宏，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但是，他如何用笔去完成拿破仑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殊不可解。拿破仑的事业是什么？笔者才疏识浅，无能作出科学概括，只知道他当过两次皇帝……他对内强化中央集权，镇压王党复辟势力；对外不断发动战争，粉碎反法同盟，无疑这对历史是一种进步。但后期的对外战争，逐渐变为奴役别国的侵略战争。他两次失败，最后战败于滑铁卢。如果这算是拿破仑未完成的事业的话，那么，巴尔扎克用笔能完成吗？我看不可能。正如拿破仑不能用剑完成《人间喜剧》一样。

鲁迅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此说用于对付孙传芳，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孙传芳不懂诗，任你的诗写得如何壮怀激烈，也只是对牛弹琴，绝吓不走他，但大炮一响，他就被迫鞋底抹油——溜之大吉了。但不能据此得出结论：大炮（剑）重要。诗（笔）不重

要。大炮可以轰走孙传芳，但写出《鲁迅全集》还得用笔，大炮对此只能望洋兴叹。

李贺似乎是个“重剑轻笔”论者，他有诗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意思是说，男儿应该拿起武器，为国家的统一建功立业；当书生是没出息的，不能立功封侯。这未免太片面了。其实，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既需要武将（剑）也需要文臣（笔）。如汉之萧何，唐之魏征，宋之王安石……他们不都是名彪青史的文臣吗？

秦始皇怕知识分子造反，于是焚书坑儒，以“剑”灭“笔”。但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亡秦者乃刘邦、项羽之“剑”，非书生之“笔”也。看来只有“剑”才会造反，无怪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了。“笔”虽然不会造反的，但可以搞阴谋或打棍子，当然，它掌握在仁人志士手里则可治国安邦。有人说打天下靠“剑”，治天下靠“笔”。这不能机械分开，无论是打天下还是治天下，哪一个成熟的统治者不是“剑”“笔”并用呢？就连林彪不也是一手抓军权，一手举语录吗？

历史上“剑”和“笔”常常发生冲突，这时的统治者多非明主。曾有多少“笔”毁于“剑”下（如文字狱）；而董狐的“笔”不是曾令赵盾的“剑”为之颤抖吗？

1989. 3. 21

从口吃说到官腔

笔者自幼口吃，到老也未矫正过来。因为口吃吃了不少亏，遭到诸多嘲笑，甚至影响一生的前程。但口吃也曾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记得1955年反“胡风反党集团”时，单位里抓反党小集团，我和李君险遭厄运，只是因为言论少（有时我只说半句话就因口吃而中止），侥幸没有划上，岂不是大大得益于口吃吗？

年纪老了，闲暇时间读了一些书，竟然发现古代名人中患口吃者不少，心理上似乎得到某种平衡。我们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不就是口吃（讷于言）吗？《论语》上孔子讲的话，都是断断续续、不太连贯的……足见记录者是多么忠于原述。越王勾践有一位大夫（谋臣）文种，也口吃。灭了吴国之后，另一大夫范蠡看透了勾践其人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于是携西施驾一叶扁舟，逃之夭夭。在他偷渡之前，曾劝文种也来个鞋底抹油——溜之大吉，但文种以愚忠自赏，不听范氏之言，终于被诬陷而见杀。他口吃，没有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使勾践更有理由杀害他了。集法家之大成

的韩非，他的口吃，史书上有明确记载。初时，深得秦始皇的信任，后遭诬陷入狱，终于被害。可以合理地想象出，他被诬陷后，又气又急，有口难言的情景。汉初周昌，是一位有名的口吃御史大夫，《史记》连他讲话口吃的声音都描绘出来：“臣期期不敢奉诏。”其中“期期”二字，请不要误为衍文，而是口吃发出的声音。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他憋得面红颈粗，青筋暴露，显得那么执著和诚挚，连汉高祖刘邦也为之动容。飞将军李广，“讷口少言”，“口不能道辞”，他与士卒同甘共苦，能征善战，使敌人闻风丧胆，他一生同匈奴进行过七十余次战斗，为汉王朝立下了辉煌战功，可惜未被汉皇赏识，本来按功劳他可以封万户侯的，但因口吃不会争功，不会阿谀奉承，而且功高见忌，直到老还是一个将军。三国时，魏大将邓艾的口吃是颇著名的，后被蜀大将姜维害死。看来历史上名臣良将中，口吃的不少，他们的结局大都不佳，但又大多名垂青史。

有人问：李广和邓艾等身为将领，指挥千军万马，口吃又怎么能发号施令呢？无妨，本人口吃，深得个中三昧。我搞过三年宣传工作，当过三年教育学院副院长，作过不少报告，讲得还满流畅哩。其中奥秘就是要有居高临下的心态，“目无全牛”才能“奏刀砉然”，把声调调整好，有点抑扬顿挫，这就叫使用“官腔”。“官腔”一出，口吃全无。

“官腔”起自何时？无从考证，但它的历史悠久却是无可怀疑的。孟子曾说过这么一段话：“鲁君之宋，呼于垓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似我君也？’此无

他，居相似也。”这段话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鲁国君主到了宋国，在宋国的垓泽门呼喊。门卫说：‘他不是我国君主，为什么他的声音像我国君主呢？’这没有别的原故，就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相似啊！”地位相似，讲话的声调也差不多，这就是“官腔”。随着历史的发展，“官腔”也日见其丰富多彩：有板着脸孔、盛气凌人的“官腔”，有慷慨激昂、拍胸顿足的“官腔”，也有谈笑风生、娓娓动听的“官腔”，还有一种“官腔”，是哼哼哈哈或者长时间沉默无言，君威莫测……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显示地位和权力，他决不会为你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闲话鼋质

去年春，我出差到沈阳。北陵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它确实是综合了陵墓和城堡的布局，形成了汉满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独特风格，令人叹为观止。最能引起遐想的，是那块古朴壮美的《神功圣德碑》——一只硕大的石龟驮着一块直顶屋梁的大石碑。本来，乌龟驮碑对我并不陌生，我的故乡有一种习俗，每逢正月新春，不少青壮年都喜欢跳秧歌舞（其扭、抽、摇、摆之频度，并不逊于迪斯科），当秧歌舞暂停时，常常一个人擂着大鼓，一个人用粗犷的歌喉高唱：“画一个‘一’字一道黑，看见一个王八驮石碑。我问王八犯了什么罪？它说是——卖烧酒兑了凉水。”（按：王八即乌龟）可见当时人们的观念，是把驮石碑作为惩罚象征的，但眼前所见这只“乌龟”，善良可亲，泰然自若，绝无一点受惩罚的样子，真称得起以苦为乐了。我不禁为之叹息，对友人说：“忍辱负重的形象岂独骆驼？这只乌龟不是也很感人吗？”友人笑笑说：“它不是乌龟，哪有龙头麟脚的乌龟呢？你没听说过龙生九子吗？它们是：鼋质、鸱吻、饕餮、

睚眦、狻猊、貔貅、驮螭、椒图、蒲牢。这个驮石碑的就是赑屃。传说这九个龙子各有特性，而赑屃的特性是喜欢背负沉重的东西，因此人们便把石碑放在它的背上，以满足它的要求。驮石碑在它来说是一种乐趣，并不存在什么‘苦’‘辱’之感的。”这番话使我茅塞顿开。

我想起了鲁迅，为了青年一代的幸福，“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不正是赑屃精神吗？现在，不少已经或即将离退休的老同志，他们卸掉了肩上的担子，就像赑屃背上没有石碑一样感到不舒服，因而往往容易产生淡淡“离”愁。这种感情是可贵的。但是，应该看到，在以后的金色秋天里，这批老同志还大有余热可发哩！不少老同志被邀参加写地方党史、写回忆录，参加各种学术、文艺团体，或者进行各种调研活动。这批老赑屃们为自己背上的石碑尚在而感到无限欣慰。

也许有人认为，把老同志比作驮碑的乌龟，在世俗感情上是通不过的，有玷老同志的形象。其实，自古以来，人们总是把龟当作祥瑞和长寿的象征，传说中的河图、洛书，就是龙马和神龟从黄河、洛水中驮出来的，伏羲氏据以制成八卦图。曹操写的《龟虽寿》，也是把神龟和“暮年”的“烈士”（有志之士）联系在一起的。何况赑屃是龙不是龟呢，何丑之有？笔者有幸也荣列老赑屃的行列哩！

“吃醋”杂议

什么叫“吃醋”？它是表现于爱情生活上的嫉妒。“吃醋”之心，自古而然，大概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吧（群婚时期也未必无此心理状态），但“吃醋”一词却源于唐代。据说，唐朝有位功臣名叫任环，封为管国公，唐太宗赐给他两名美女，他怕妻子嫉妒，不敢领回家。唐太宗便把任环的妻子召来，威胁她说：“妇人嫉妒，是要被丈夫休弃的。”并命侍从取来一杯酒，说：“如你能改过，不再嫉妒，就不用饮这杯酒，否则，就要把这杯酒饮下去。”任环的妻子以为是一杯毒酒，便作了死的准备，坚决地说：“妾不能改嫉，愿饮此酒。”说罢一饮而尽。但杯中不是毒酒而是醋，任环的妻子吃醋之后并没死。而“吃醋”一词却风行起来，延续至今。

有人说，古代人“吃醋”心理比现在淡薄，并举一例：孔子会见南子，历史上并未记载卫灵公和孔太太“吃醋”之事，只是子路多事，表示“不悦”，使孔夫子赌咒发誓，一口否认自己有不合于礼的行为。这似应属实。从画像（当时

无照片)上看,孔子那副呆头呆脑的尊容,南子虽有前科(淫行)但哪能看得上他?因此,按此个例不能断言古人“吃醋”的心理淡薄,因为无醋可吃。相反,古时因“吃醋”引起的风波却比比皆是。电视剧中的杨贵妃与李白眉来眼去,温情脉脉,后来被“赐金还山”了,但这只是编剧者的凭空杜撰,历史上并无此事。而史有所传的是,杨贵妃与安禄山确有一段“婚外恋”。唐玄宗身为帝王之尊,岂能甘戴绿帽?“吃醋”是情在理中的。于是,造成马嵬坡下的惨剧——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缢死了杨贵妃。外国小说中,因“吃醋”而杀人或自杀或二者兼行的故事,更是迭出不穷。可见,“吃醋”之风是盛行于古今中外的。

当今,“吃醋”之风有增无已。这究竟对不对?笔者认为,如果是因为丈夫或妻子有了外遇,“吃醋”乃人之常情,未可厚非;可是,有些人因为丈夫或妻子交上了异性朋友,便大吃其醋,未免失态了。家庭幸福生活的前提,是夫妻真诚相爱,既然如此就无须多疑。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必须发展优点和克服缺点,以巩固爱情生活。但是,总有一些不足之处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弥补的,这就需要交朋友(包括同性的和异性的)以获得互补,从而使生活更有彩色,更有立体感。奉劝那些好“吃醋”的朋友,敞开襟怀吧,丈夫或妻子交异性朋友(当然不是婚外恋),应视为正常的行为,不要闻到风就是雨,闹得家庭不和,甚至酿成悲剧。至于“多角恋”中的“吃醋”,更应淡化,再淡化!在群雄逐鹿中,你未能战胜对手,就应

该怡然让贤，保持“矜而不争”的大将风度，中国自古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

社会越文明，人们的“吃醋”心理便越淡化。然而淡化过了“度”，也会变成腐败与无耻。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国家不是出现了借妻、换妻等丑闻吗？《家庭的明天》中讲了一则“笑话”，节录于下：

“一位富翁……有一天他招待一位好友参观他新建的豪华住宅。他领着客人指指点点，边走边说……穿房入户，走进‘主人卧室’，突然发现主妇和一个陌生男人在床上睡觉。把客人弄得大窘，主人却面不改色，视若无睹，继续导游下去。最后走到一间漂亮的厨房，主人表演用咖啡机烧咖啡。……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开口问主人：‘刚才卧室里那一位——？’主人脸上显出鄙夷的神色说：‘管他的——他要喝咖啡让他自己弄好了！’”

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里，无须担心会出现这类事，倒是应该回到正题上来——淡化“吃醋”，至少在当前应该如此。

善学邯郸 不失故步

《庄子·秋水》中载有一则寓言：寿陵(燕国的城市)有一少年到邯郸(赵国的都城)学习走路，没有学会人家的走法，却把自己的忘掉了，只好匍匐(爬行)而归。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这等事，但作为寓言，却是生动而深刻的，至今仍未失其现实意义，“寿陵少年”的身影仍在神州大地上徘徊。

近些年来，思想政治工作不行时了，不少人听到“思想政治工作”这个词，便嗤之以鼻，这也许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历史惩罚，但思想政治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是别的东西不能取代的。本来，我们也确有优良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和方法，有些人却无端地抛弃了。全民学雷锋所取得的巨大社会效益，人们的记忆犹新，那时社会心理平衡，民风淳厚(当然，经济落后是不可忽视的)。现在竟然有人说学雷锋“助人为乐”是“傻瓜”，或者大都是为了“沽名钓誉”，“吃小亏占大便宜”，或者那不是真正自愿，会造成“虚伪心理”；当“螺丝钉”任人拧来拧去，是“人的主体